

帝锦

上

DUN 沐非◎著 河南文艺出版社
权位之争，谋略之术，谁让女人
顶天立地？

帝錦

DJIN 沐非◎著

河南美術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帝锦(上下)/沐非著. —郑州:河南文艺出版社,
2009.1

ISBN 978 - 7 - 80765 - 078 - 2

I. 帝… II. 沐… III. 长篇小说 - 中国 - 当代
IV. 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8)第 195750 号

出版发行	河南文艺出版社
本社地址	郑州市鑫苑路 18 号 11 栋
邮政编码	450011
本社网址	http://www.hnwybs.cn
电子信箱	master@hnwybs.cn
售书热线	0371 - 65379196
承印单位	北京博图彩色印刷有限公司
经销单位	新华书店
纸张规格	700 毫米 × 1000 毫米 1/16
印 张	32
字 数	614 000
版 次	2009 年 3 月第 1 版
印 次	2009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
定 价	39.80 元(全二册)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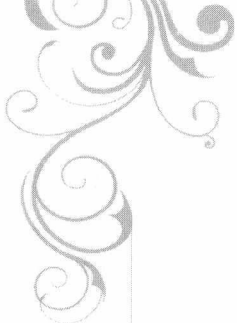
版权所有 盗版必究

图书如有印装错误,请寄回印厂调换。

目 录

第一章◎宝锦	〇〇一
第二章◎破城	〇〇六
第三章◎旧臣	〇一五
第四章◎笛梦	〇二八
第五章◎中宫	〇四一
第六章◎长恨	〇五三
第七章◎世子	〇六三
第八章◎蛇蝎	〇七五
第九章◎暗流	〇八九
第十章◎青蓝	〇九九
第十一章◎夜谈	一二三

第十二章◎刺宴	一二五
第十三章◎楼主	一三八
第十四章◎诡谋	一五一
第十五章◎上元	一六三
第十六章◎帝后	一七二
第十七章◎神隐	一八六
第十八章◎朝暮	一九六
第十九章◎远航	二〇八
第二十章◎巫蛊	二二七
第二十一章◎弈者	二二九
第二十二章◎弃子	二四一



随着一声惊天动地的低吼，
带着血污的蛟龙头颅临空落
下，血落如雨，一时将海面
染成嫣红。

第一章◎宝锦

高丽海疆。

北风萧瑟，冬夜的海上，一轮明月映入粼粼波光中，支离破碎得让人心疼，却仍是莹白皎洁。

老船主捋了捋银霜染就的长髯，指使着子侄用力划了两下，将船系在了码头上，这才松了口气。

渡口码头的青石大砖已被人踏得平滑如镜，更梆的声响从远处传来。夜色中，连房屋的轮廓都看不分明，只有一盏残灯高悬桅上，更显得昏暗。

不一会儿，雇主就出现了。

“怪事……居然是天朝人……”

老船主偷偷打量着客人的装束，低声咕哝着，心中却是惊疑不定。

高丽素来仰慕天朝文化，彼此遣使甚多，通商之风也极盛，若是平时有人返乡，自然没什么出奇，可目前……

“听说天朝正逢大乱，居然还有人要返回中土？”身旁的长子在他耳边低语，声音里满是不可思议。

老船主见客人已近，便摆了摆手，示意儿子不要多话，心中却更添狐疑。

眼前这些人，虽然衣着寻常，却个个神光内敛，气度不凡，就是京城的两班老爷们^①，也有所不及。

^① 高丽贵族的称谓。

黑袍男子们纷纷登船，在他们昂藏身影的扶持下，一道娇小人影也随之飘然而上。

她戴着黑纱帷帽，眉目模糊，却也只有十七八岁的光景。在厚重的雪裘中，有重染的锦绣丝缎露出，她上船后不发一言，却在即将起航时，轻唤道：“且住。”

众目睽睽下，她走近船舷，伸手自发间一抽，乌黑的长发便随之流泻而下，宛如生灵，映出皎月的幽华。

她皓腕如雪，手中持了一支九凤金簪，古雅绝美，在月光下映出玄奥的纹符。

“今日既已义绝，又何必睹物生笑……”

她声音幽幽，素手轻扬，那一支金簪便化作一道流光，落入万里碧波之中。

老船主双眼睁大，见多识广的他，面色在瞬间变为惨白，浑身轻颤着，脚下一个踉跄。

“阿爹，你怎么了？”

“这是宫中之物……”老人近乎呻吟地低喃道，“看那簪子的纹路，必定属宫中贵人所有！”

他浑身哆嗦着，被自己说出的“宫中”二字惊出满头冷汗来。

船缓缓张帆，在海浪的拍打下平缓前行。一轮明月高悬天中，映得水色幽碧，万里浩渺。

“殿下，已经离开高丽境内了。”沈浩恭谨地低语道。

斗篷下的女子临风伫立，不语，宛如泥塑木雕。

良久，直到沈浩要转身告退，才有一道女音幽幽而来：“是姐姐派你们来的吗？”

当啷一声，沈浩手中的瓷盅落地。寂静的暗夜，仿佛因这一声响而让人悚然，他全身的血液几乎都要喷涌而出。

“主上……”

他轻轻地、沉痛地念出敬称，眼中恨不能滴出血来。

微微别转头，他强忍住眼中的黯然，强笑道：“主上担心殿下，所以派我等前来接应。”

“这一次，真是遂她心意了啊……”

被称为“殿下”的女子轻叹一声，带着微微的怅然和轻嘲，低声笑道：“她素来不屑高丽李氏，如今逢此大变，还不知她要怎么笑我呢！”

沈浩一愣，正要反驳，却听一阵喧嚣由远而近，抬头一看，脸色骤变。

晴好无风的夜空下，平白地掀起巨浪，目之所及，方圆数里的海洋整个滚沸了，碧波万顷中，却有一艘巨船破浪疾来！

“还是追来了，做事那么绝吗……”

沈浩凝望着巨船上的大旗，心中已是大怒：“高丽不过弹丸小国，趁着我天朝内乱，竟敢如此猖狂——若有天朝水师在此，定叫他们葬身鱼腹！”

那巨船急速靠近，最上一层站着一个矮胖的穿金甲的男子，正得意地看着他们的小船在海中剧烈摇晃，不禁哈哈大笑：“你们这些中土盗贼，竟敢与王妃私奔，还不快快束手就擒！”

沈浩怒极反笑，咬牙微笑道：“什么叫颠倒黑白，什么叫指鹿为马，在下今日总算见到了！”

他提气喝道：“万岁受高丽王再三恳求，才以帝姬下嫁，如今你们负义毁婚，居然还千里追杀，欲置帝姬于死地——你们惯学中原礼仪，却与禽兽何异？”

他瞥了眼金甲男子，恍然笑道：“原来是金大人，怪不得这么穷追不舍，你是要斩尽杀绝，才好让你妹妹做王妃吧！”

众人打量着那矮胖的金大人，心中想象着他妹妹的尊容，不禁哈哈大笑起来。

笑声中带着讥讽，却也含着黯然悲凉。

若不是天朝有难，区区一个高丽国，敢如此放肆、辱及帝姬吗？

“一派胡言！我妹妹温婉谦恭，乃是王大妃亲自挑中的，天朝景渊帝却非要把帝姬塞给我王——”

“住口！！”沈浩森然大喝。

他出身军旅，自有一种凛然杀气，那金大人顿时气馁。

“万岁本不愿将帝姬远嫁，若不是见两人情投意合，高丽王又亲自跪求，又何来应允之理！”

他不屑与这等小人纠缠，乃高声喝道：“高丽王呢？叫他亲自出来解释！”

“我王蒙王大妃慈训，已准备选取名门闺秀大婚……”

金大人的眉梢露出明显的喜色，哈哈大笑道：“前王妃与人私奔，贞洁已玷，若不肯回阙谢罪，只好将你们统统剿灭在此了！”

他显然很是忌惮沈浩众人，说完便退入舱中，两船逐渐靠近，无数箭矢擦身而过。

“让他们见识一下我天朝男儿的厉害！”

沈浩胸中一道隐秘的悲愤郁积，恨不能发，又逢上帝姬受辱，心中的怨恨更深。他咬牙冷笑着，将所有怨恚都发泄在了高丽人身上。

众人高声唱诺，虽然人数不多，却都是军中精锐，一旦出手，几乎可以以一敌众。

沈浩一提真气，掠空而落，到了那巨船之上，正要金某人擒下，却听身后一阵惊呼：“帝姬——”

他悚然回头，却见海面上有千万条碧蓝波光交织暗涌，转瞬间，巨浪狂卷，就像

在原地升起了一堵黑墙，一道巨大的黑影将帝姬卷入，绵密的鳞片在月光下凜然生寒。

“是蛟龙!!!”被遗忘在一旁的老船主颤抖着说道。他全身已如筛糠，简直已萌死念。

蛟龙是海中恶兽，平日里潜于深渊之中，今日怎会平白出现？

一道尖细的声音在耳畔响起：“金大人，要不是王大妃亲自恳求，老身可不会跟你们这些莽夫行动……”

沈浩又惊又怒，回身看去，却见一个黑衣老妇自舱中而出，口中吹着一支小笛。是那笛子将蛟龙引出的！

“放开帝姬！”

沈浩纵身拔剑，剑气如长虹贯日，凌厉绝尘。

老妇人桀桀怪笑着，飞快后退，竟也是身法诡异。

两人拆了几招，沈浩无心恋战，微瞥了一眼帝姬，却见她被蛟龙紧紧缠卷，正要被拖入海中。

他闪身一纵，退出战团，想要上前营救，无奈那孽障异常狡猾，躲闪挪移之间，帝姬的面纱逐渐被海水浸透。

“接着！”

沈浩情急之下，将自己的佩剑掷向帝姬。

“刺它下颌！”

帝姬伸手一接，竟稳稳地操在手中。

她的面纱已经被水浸透，隐隐露出雪白的面庞，接了长剑，却不刺，只是凄然笑道：“沈大人，你回去禀报姐姐，此地清风明月，又有碧波浩瀚，实在是个好地方，我生性愚钝，怕是要与她永诀了！”

“什么永诀？你可知道，主上她……已经不在人世了吗？！”

沈浩嘶吼一声，满腔的悲愤再也抑制不住，如晴天霹雳一般震响了天地！

“什么？！”

帝姬紧握着那一柄长剑，黑眸紧缩为一点，咬牙道：“她，死了？”

天地在这一瞬都化为静止，眼前的一切都仿佛归为黯淡，片片碎裂。

那蛟龙好似也感受到了这诡谲的气氛，它低吼一声，正要为人拖往无底的深渊……

剑光突起。

烟波万顷中，一道白光冲天而起，无上剑意所到之处，水汽氤氲蒸腾，天幕之下仿佛有陨星爆裂……

随着一声惊天动地的低吼，带着血污的蛟龙头颅从空中落下，血落如雨，一时将

海面染成嫣红。

帝姬从高处落下，轻提长剑，白衣胜雪，翩然犹如天人降临。

她的面纱已经掉落无踪，一张清秀雪白的面庞，并无其姐的绝美风姿，却有别样的神韵，动人心魄。

所有的人都在这一刻惊呆了！

明亮的月光照在她身上，灼然生辉，天地之间的光芒，仿佛都聚集在了她的身上。

沈浩呆呆地看着，情不自禁地低喃道：“帝斩白蛇……”

她缓缓地睁眼，竟是一双奇特至极的墨色重瞳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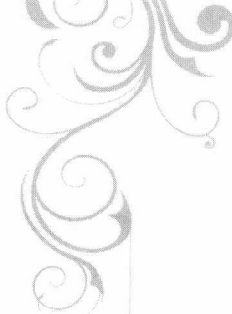
“第一，这是蛟兽，并不是真龙，所以不属帝兆……”

“第二，我并非是为情寻死，而是根本没有斩杀它的实力……这一下，只是一时发狂……”

“第三，别叫我帝姬了……我叫宝锦，还有，我晕血——”

声音未落，她突然仰倒，重重地跌在船上。

海上归于宁静，清风朗月之下，只剩下一群目瞪口呆的人，以及支离破碎的船。



「不！我不信什么天命！！」
她咬着牙，决然地道。声音
虽低，却是带着碎金裂玉的
万钧之势。

第二章◎破城

一年后。

巨大的喧嚣声由远及近，姑墨王伫立殿中，静静地看着庭中惊慌奔走的宫人们。

“城破了吗……”他刚毅清癯的面容上，露出了一丝平静的微笑。

“以我姑墨这方寸之地，居然也坚守了百日以上，足可为后世称许了……”

此时已近黄昏，冷风丝丝缕缕地从半开的殿门中吹入，一列残灯在殿中飘曳明灭，在青金石地面上投下重重暗影。

“我姑墨几百年基业，虽不算烜赫，却也是一方之主，如今却要在我手中葬送了。”他长叹道，空落落的暮风吹得他的衣袂猎猎作响，映着两鬓的点点霜白，更显萧索。

外袍四重皆是极薄的浅天青，里头实底子的蛟织纱锦极尽华贵，下襟堆着四爪翔龙——这样隆重的服饰，乃是他大朝之日所穿，如今，却要派上最后的用场了！

“你们在地下行得不远，且等我同来……”他想起年前过世的王后，又想起昨夜死去的女儿，面上露出无限凄凉，低低说道。

轰隆一声巨响，宛如惊雷炸过耳畔，听方向，却是出自前廷玉阙。

“真的要在这里铲为平地吗？”

他浓眉微挑，素日的威仪在这一刻重现。

“您就任由他们如此妄为吗？”清渺的声音宛如珠玉落地，像是有人悄声开门走了进来。

冷风穿梭入殿，姑墨王疑惑地转身，却见来人着十重黑色皂纱，仍是清丽袅娜。

“是你，宝锦！”

他禁不住露出欢畅的笑容，眉间的抑郁，在这一刻消散了不少。

“你不是远嫁高丽了吗？”惊喜过后，便是困惑，他不禁问道，却在见到宝锦眉梢眼底的一抹凄楚后，瞬间明悟。

“岂有此理，他瞧着我皇家倾颓，竟敢如此折辱于你！李氏小儿，鼠目寸光……”他恨恨地道，依着往日的性子，定是要执干戈伐罪于前，现下念及自己的境况，却更是黯然沉痛。

“他也没怎么折辱我，只是毁婚不见——不幸之中仍有万幸，我与他，并无夫妻之实……”

宝锦苦笑着，迎上姑墨王惊讶的眼神，继续道：“四年前我嫁入高丽时，年不过十五，王大妃生怕我夺了她的大权，于是借口先王之丧，只令我二人行礼，却是一直分宫而居，三年丧尽，却出了这等大事——她遣人一路追杀，给我添了不少麻烦。”

“好好的帝家苗裔，总算没落入污泥之中。”姑墨王欣慰过后，却又叹息道，“你既然安全脱身，却又为何要来此——如今的姑墨城，早已是兵临阙下，危在旦夕！”

“姨父……”

宝锦深深凝望着他，想起幼时与姐姐二人骑在他的肩头，于群山之巅笑语嬉戏。又想起这位姨父曾率上千锦衣亲贵飞骑来援，他那赫赫威仪，至今仍在北门关一带传为佳话……

俱往矣！

“为何会变成这样？”她沉痛地低喊，“姐姐死了，姑墨也要落在他们手中，难道真是天命气数？不！我不信什么天命！！”她咬着牙，决然而道。声音虽低，却是带着碎金裂玉的万钧之势。

片刻，她抬眼望向姑墨王：“我此次前来，就是想借一件物什。”

“是什么？”

“玉染妹妹的身份。”

“什么？！”

姑墨王悚然一惊，乍一听到爱女的名字，双手不禁为之颤抖。

“我要以玉染妹妹的身份入京，姑墨城破后，这些王室亲贵都要被押往帝都……”

姑墨王一听便明白了：“我姑墨习俗，女子未嫁者须以纱巾裹面，不得露于人前——这世上，除了父兄，根本无人见过玉染。”

“是，此去帝都，千里迢迢，玉染妹妹又是体弱，不如以我替之……城外有人接应，定能保她周全——”

“你来迟了，孩子……”

姑墨王低低笑出声来，声音中满含着悲愤与凄厉。

“玉染，我最心爱的女儿，昨夜已经离开了人世。”

宝锦的眼，在这一瞬紧缩。

“她未来的驸马，居然做了敌人的内应，将城门打开，她本就有咳血之症，一夜惊啼，便……”

宝锦静静地伫立着，眼前的雕梁画栋，仿佛也在崩塌。她所熟悉的、欢乐宁静的世界，在她眼中褪去了最后一抹色彩，碎为尘泥。

不知过了多久，她仍是垂着头，低喃道：“请姨父应允——”

“你这孩子!!”

姑墨王不禁大怒，正要痛责，却在看入她眸中后，黯然长叹：“罢了……”

他扬声唤人，不消一刻，便有一名宫人前来。

“这是玉染的贴身侍女季馨，从小与她一起长大，对她的事，可算是了如指掌。”

他叹息一声，轻甩袍袖，从上八宝格中取出一只晶莹的琉璃瓶，在三只杯子中各斟了少许。

他轻晃着手中血一般鲜红的酒液，轻吟起了天朝的名句：“葡萄美酒夜光杯，欲饮琵琶马上催……”

这酒，是新婚之夜残存的。那时，他率三千亲贵飞援天朝，皇帝大悦之下，遂将帝姬下嫁。

那俊雅无匹、叱咤千军的雄姿，如今已被岁月湮没，又有谁还记得，这一斛残酒？

他递与二女各一杯，自己却从另一格中取出一粒黄豆大小的红丸，放入杯中后，便一饮而尽。

下一刻，眼眸开始涣散，他挺坐着，最后用手指了指珠帘之后，便气绝身亡了。

宝锦用尽全身的力量，才没有大喊出声，她咬着牙，任由鲜血蜿蜒而出。

伸出轻颤的手，她与季馨费力地将尸体拖向珠帘之后。

宝锦轻按机关，后堂的地面便一分为二，露出其下的冰雪深渊，其中浮着三具玉棺，两具是王后与玉染公主，另一具却是空空如也。

姑墨王的尸体被轻轻放入，三具玉棺轻悬漂移，渐渐沉入万丈深渊之中。地面合拢，再无痕迹。

“真好……”宝锦望着这一幕，不觉悲伤，却觉得无比宁静妥帖，“他们一家团圆了，真好……”

这一刻，她想起横死京中，尸骨难觅的姐姐，再想起早已逝去的父皇母后，只觉万物同悲，寥落无迹。

云时穿过广阔的广场和宫道，再穿过重重回廊，来到大殿之前。

夜色初上，明灭的宫灯在檐下轻晃，风吹得铁马叮咚作响，深广的大殿沉浸于黑暗之中。

云时轻叩殿门，正欲朗声通名，却听见一声清婉温润的女音道：“进来吧！”声音安详平静，毫无畏惧。

他轻轻地推开门，雕花镶玉的殿门发出吱呀的轻响，殿中一灯如豆，正在案前轻燃。

“来了吗……”一道纤弱的身影坐于案前，轻笑着问他，朱红的火焰晕染了她的面容，看着甚是模糊。

云时抬眼望去，却在下一瞬倒抽了一口冷气——重瞳！

瞳影叠回间，潋滟生辉，仿佛是黄泉之畔的冥黑忧悒，又似冰雪初霁的莹洁，只淡淡一瞥，就让人魂魄皆丧，心神迷离！

那少女依案而坐，手中玉杯晶莹，只剩半盏残酒。

血一般的嫣红在她的手中轻晃：“有客自远方来，美酒却已销尽，实在惭愧……”中正清雅的声音，从容平和，却实在听不出什么欢迎之意。

云时瞬间便心神摇曳，眼底杀气亦随之慢慢平抑，手中染血的长剑都因之微微松弛。

最后一丝理智好似在脑海中嘶鸣……重瞳……

那是——重瞳!!!

他全身一震，眼中的迷惘瞬间消退，取而代之的是炽烈的怒焰，手中雪刃轻吟不已。

满殿的安雅平静，在这一刻被撕碎！

他大步上前，昂藏身躯的阴影将她完全笼罩，伸出手，一把将她从案前拖下，毫不怜香惜玉地将她掳在殿中。

纤瘦身躯如蝴蝶轻羽一般坠落，沉闷的落地声中，一声清脆的骨裂声响起。

细微的呻吟声随即便隐忍不闻。少女委顿于地，左臂弯曲垂落，面上苍白更甚，樱唇却已被牙咬得失了血色。

仿佛才惊觉自己的狂暴，云时不可思议地凝望着自己的手——他简直不敢相信，自己会对一个女子下此毒手……

然而这重瞳……

他敛起所有情绪，沉声问道：“你是谁？”

回答他的，是片刻的沉默，以及随之而来的轻笑。

那几乎是嘲笑了，少女微微挑眉，忍痛的神情中带着玩味与讥讽。

“你又是谁？”

此时夜色初上，殿中的灯烛因窗隙间的冷风而微微闪烁，昏暗混沌之中，两人目光相对，竟隐隐有对峙之态。

“哈哈哈哈……”

乐景收起折扇，捶案大笑了一阵，这才在云时的目光下勉强收敛。

“没想到啊，没想到……”他乐不可支地把玩着扇子，笑道，“你素以沉稳内敛著称，却没成想，才见了人家公主，居然就做不成柳下惠了……”

他啧啧称奇，作势起身道：“我一定要去看看那位公主，是怎样的倾国倾城，才惹得你用强！”

看着乐景那张可恶的笑脸，云时的头又开始剧烈地疼痛起来。他咬着牙，沉声道：“她并非美人，我也并非用强。”

乐景又笑了半天，才正色道：“是为了那重瞳，对吗？”

云时瞥了他一眼，神色一派从容，双手却已攥得发白。

“我早该想到的……”他叹息着，声音中多了歉疚，“北郡十六国中，姑墨一向与天朝交好。这一代的姑墨王甚至娶了帝姬为后——他们的女儿，若是传承了天朝皇族的重瞳，也没什么奇怪的……”

乐景也收起了嬉笑，他起身站于主帅身后，安慰道：“你也并非故意，一路之上多加照应，也算补偿了！”

他好似又想到了什么，低声抱怨道：“说来也是奇怪，姑墨王已经殉国而死，连尸首都已葬入冰雪深渊之中，他的亲族故旧，要么被一刀杀了，要么被严加看管，却为什么要千里迢迢送她到京城去呢？”

他偷眼望了望帐外，低声说道：“陛下的心思，真是越来越难捉摸了……”

云时清俊的眉宇间，浮上了一层微妙的阴霾。他垂下眼，沉吟片刻，才缓缓道：“陛下英明天纵，这样的话，你今后少说。”

“罢了，我还不想被割掉舌头呢！”乐景苦笑着，行至主公面前，竟是前所未有的诚挚，“云帅……”

他郑重称呼道，不顾云时的诧异，以低不可闻的声音道：“陛下心思神秘莫测，你立此大功，不得不慎重小心啊！”

帐中气氛正是一片凝重，却听营外有快骑声传来，两人对视了一眼，心中正在惊疑，就见亲兵入帐来报：“给云帅贺喜了——陛下听闻您攻下姑墨城，已派下钦使，晋封您为靖王千岁！”

大军回程之日，姑墨城下起了第一场雪。

远远地回望，古朴的城墙被积雪遮盖，天地间仿佛只剩一抹单调的白。

阴冷的空气中充满着不祥，好似老天也在为这千年古都的沦陷而伤感落泪。一行长得看不到首尾的队伍，在雪中行进着。

这场提前而来的大雪，下得又急又密，好几日都没断过，白日里积雪没径也就罢了，待夜里上了冻，便更加难行了。

宝锦一头青丝披散直落，拖在莹亮的雪地上，片片雪花积在发梢，好似满头妆以琼玉。

此刻她实在没什么闲情逸致顾及妆容——她单手努力推着车辕，沾了一身雪泥，却仍在竭力向前。

“公主，您且歇歇吧！”季馨咬牙一同扶辕，眼中好似含了水珠，却强忍着不让周围的军士看笑话。

然而无论敌我，实在也没什么人在干看，无数的车辕陷入雪中，有些还上了冻，茫茫雪地里众人都在竭力自救。

此时，车辕终于从雪中拔出，众人齐声欢呼之下，不免手上一松，只听砰的一声，车辕在冰上一别，竟直直地朝着前坡滑下。

那拉车的老牛受了惊吓，一路疾奔着，更朝斜坡而下。

季馨惊叫一声，却没有来得及放开手，她的身躯被庞大的车驾牵带着，在坡上翻滚碰撞，叫声格外凄惨。

“季馨——”宝锦高喊道。

她疾步追上，却也无济于事，眼看连人带车就要翻到谷底，瞥了一眼四周，手中迅如闪电，扣了两枚银针……

下一瞬，只听得那老牛痛吼一声，便瘫倒在地。

车子仍在下坠，势头却缓了许多，一道长鞭凌空飞来，鞭梢如有灵性般将人缠紧。牛车摔下谷去，轰然作响，季馨的身子整个腾空而起，衣裾四散飞舞，在众人的欢呼声中，她被卷了上来。

“云帅！”

众军士细看之下，才发现以鞭救人的，竟是一军的统帅——云时，顿时雪地里欢声雷动。

云时却是波澜不惊，回望了一眼谷底，心中却升起了一道狐疑。

他离得虽远，却也看到那老牛是突兀倒毙，那么，是谁在暗中出手？

是谁在暗中出手？

宝锦也在想着这个问题，她看着手中完好的银针，又不可思议地望了望谷底，心中惊疑不定。

季馨回到坡顶，已吓得面无人色。她全身都在轻颤，见了宝锦，只是掩袖低泣，却是什么也说不出。

宝锦也被吓出一身冷汗来，将手中银针纳入袖中，若无其事地轻拍她的肩，低声安慰着。

一道阴影遮住头顶的雪光，宝锦抬头，只见云时不着甲冑，苍青色衣袂随风翻飞，映得那清俊的眉目越发耀眼。

他静静地凝望着她，不发一言。

宝锦看到他，便感觉自己的左肩又开始隐隐作痛。她微一蹙眉，云时便觉出了异样，伸出手来，不由分说地扣住她的手腕。

宝锦待要挣扎，却觉那手掌钢铁一般钳制着，竟不能撼动分毫。

云时将她的罗袖轻轻卷起，一直捋到齐肩，在眼前仔细地端详着。

欺霜赛雪的肌肤，在雪光的映照下更显得晶莹剔透，那肩头的红肿青淤消散了大半，筋骨也没什么异样。

“恢复得还好……”

云时感觉无恙，这才松了手。

宝锦微微冷笑着，将雪臂纳入重重丝绸之中，才淡淡问道：“今日又想要我的哪条胳膊？”

云时看着这沾染了怒意的重瞳，因这份变幻莫测的魅黑而微微失神，也不动怒，只轻叹了一声，转身飘然离去。

雪地中，他的身影英武挺拔，却不知怎的，染上了几分落寞与寂寥。

“对不起……”

北风呼啸中，遥遥传来一句低语，宝锦抚着左肩，眼神深邃。

军需官受了云时的吩咐，连忙为她们重新配了车驾。

第二日风雪停缓，再上路时，车中已有了温暖的炭盆。

“云将军初瞧着凶神恶煞，心地却也还好……”季馨想起昨天那一幕，虽然心有余悸，却也对云时存下了感激。她话一出口，才想起此人不但是破城灭国的罪魁，更是令“公主”左臂折断的祸首。她嗫嚅道：“帝姬……”

“你用这等称呼，是想让我们俩都人头落地吗？！”

宝锦瞥了她一眼，重瞳中竟是前所未有的犀利锋芒，道：“我知道你与玉染公主主仆情深，但是从现在起，你要牢记：我，就是玉染公主！”

宝锦微笑着，平日的清雅出尘，在这一瞬间竟化为慑人威仪，道：“要知道，我